



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譯文集

Л. С. 貝尔格等著

新知識出版社

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譯文集

П·С·貝尔格等著

郝 克 琦
李 世 玠 譯
陈 家 璉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譯文集

(苏) И·С·貝尔格等著

郝克琦等譯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号

上海興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6 13/16 字數：192,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本

統一書号：12076·69

定 价：(7)0.75元

前 言

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的研究，對於研究今日的地理学及其今后發展方向有着重大意义。在某些学校地理系已經或將要把它作为一門課程，或在普通自然地理課程中作为一个組成部分進行講授。任何一門科学的研究，只有了解了它的过去和它所經過的道路，才能更好地預察它將來發展的方向，明确今后研究的任务。尤其是今天，在我國地理学獲得蓬勃發展、正廣泛討論地理学的对象及任务的時候，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的研究更顯得必要，更需得到应有的重視。同時通过地理發現史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學習地圖，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的歷史唯物主义觀點、愛國主义和國際主义精神。

地理科学的萌芽远在古代即已產生了，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地理概念与地理知識不断擴大，日益成为一門完备的具有廣闊前途的科学。地理学發展至今，已經經過了漫長的路程，積累了大量有關地理發現与地理学史文献的丰富遺產，还有待我們長期鑽研。因時間与材料來源所限，本譯文集远未能包括所有最重要的有關这方面的材料，只选譯了“俄罗斯地理發現史概論”(Л·С·貝尔格著)、“古地理学”(М·С·波納德爾斯基教授編著)、“苏联大百科全書”等著作中的一些論文，共有 20 篇，供地理工作者、大学和中学地理教師及高等学校地理系学生参考。

通过本譯文集可以了解地理發現与地理發現史的一般問題，古代地理学發展的簡况、一些著名的旅行家和探險家的活動及古代地理学者的成就与觀點。此外本譯文集还着重介紹了一些著名的俄罗斯的地理学者和他們对地理学所作的卓越貢獻，以及俄罗斯与苏維埃時代的地理發現。

本譯文集譯名大都按現有譯名手冊、地圖(主要根据 1954 年 12 月

出版的“新世界分國圖”)和一般通用的譯名譯出,对字音出入較大者略加修改,凡無現成譯名者皆按俄文音譯;凡非俄文地名、人名,則尽量参考英俄原名对照譯出。

在本譯文集翻譯过程中得到華东師范大学地理系許多先生和同志的帮助与指導,特此致謝。最后希望讀者对本譯文集提出批評与指正。

譯 者

1956 年 1 月於華东師范大学

目 錄

“地理發現史概論”序言……………И·П·馬格道維奇(1)

“古代地理学史”序言……………А·Б·季特瑪尔(8)

荷 馬……………М·С·波德納爾斯基(24)

希罗多德(公元前 5 世紀)……………М·С·波德納爾斯基(27)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М·С·波德納爾斯基(31)

埃拉托色尼(公元前 275—195 年)……………М·С·波德納爾斯基(35)

斯特拉波(公元前 1 世紀—公元 1 世紀)……………М·С·波德納爾斯基(39)

克拉夫奇·托勒密(約公元 90—168 年)……………М·С·波德納爾斯基(43)

伊本—海卡尔 伊本—巴圖塔……………“苏联大百科全書”第 17 卷(49)

洪保德……………“苏联大百科全書”第 13 卷(51)

俄罗斯海洋航行探測家……………Н·Н·祖波夫(54)

作为一位地理学家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Л·С·貝尔格(101)

旅行家 Н·М·普尔熱瓦爾斯基……………Л·С·貝尔格(108)

А·И·沃耶科夫……………Л·С·貝尔格(113)

作为一位地理学家的阿努欽……………Л·С·貝尔格(126)

В·В·道庫恰耶夫及地理帶学說……………Л·С·貝尔格(132)

奥勃魯契夫……………“苏联大百科全書”第 30 卷(139)

А·А·包尔卓夫……………Н·А·格沃茲杰次基等(142)

苏維埃時代的地理發現……………Л·С·貝尔格(167)

主要地理發現和旅行年代表	“苏联大百科全書”第 10 卷 (174)
附錄：中俄譯名对照表	(186)

“地理發現史概論”序言

И · П · 馬格達維奇

(一) 什麼叫做地理發現

在地理發現史方面有着用各種文明民族的文字所寫成的大量的、確實是極為豐富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對於“地理發現”一語本身的概念卻完全不清楚；甚至只要大概瀏覽一下那些隨意選擇的有關論述這一題目的著作，就足以使人相信在這一概念中經常包含着多么不同的內容。

實際上，雖然現在還保存着“地理發現史”這一名稱，但它卻往往被變為一般的旅行史。這類書籍流傳極廣，而且完全是合理的，因為它滿足着廣大讀者一定的文化需要。這一方面的一些巨著是極為有益的參考資料，有些由於許多歷史文獻真本遭受毀壞或遺失而成為原始資料，例如 16 世紀的一些作者：意大利人拉姆約、英國人哈克留特、葡萄牙人巴爾羅斯等的著作。錯誤僅僅在於有些旅行史的作者把旅行史偽稱為地理發現史。為了避免混亂，必須首先正確地確定地理發現史這一概念中包括那些內容，而後再根據各個最重要的發現來規定自己的任務，並正確指出按照何種原則來選擇這些重要的發現。

從科學的觀點出發，發現即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為這門科學（因而也是為文明人類）所不知道的成份、現象和過程，或者是明確它們之間的聯繫，或者是確定控制它們的規律。

地理發現即是：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人物到達新的、開化民族從前所不知道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對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間的空間聯繫給予確定。

為了明確起見，現在我們來詳細研究一下這個定義的各個部分。

所謂地理發現永遠應理解為到達地表上從前所不知道的某一部分。當然也可指出許多情況，即地表上有一些誰也不會到達過的部分被人們猜測得知了，甚至得到了完全科學的證明，而且這些猜測或證明在後來皆為地理探險所証實了。例如 16—18 世紀的地理學者，根據古代作者的意見而確認在南極周圍應有一個大陸存在，甚至給這個大陸取了一個名字，即 Terra Australis（南方陸地）。16 世紀和 17 世紀初的制圖學家們曾猜測，在東北亞和西北美之間有一海峽，並將其繪入地圖中，而且同樣也給它取了一個名字（“阿尼安海峽”）。但是南極大陸並不是 16—18 世紀的地理學者所發現的，而是 1820—1821 年貝林好森和拉札列夫的俄羅斯探險隊所發現的；太平洋北部的海峽也不是 16—17 世紀的制圖學家發現的，而是謝苗·杰日涅夫發現的，可是謝苗·杰日涅夫對這些制圖學家、以及他們的地圖卻一點也不知道。

第一次到達地球上某些從前人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並不是永遠都經過事先考慮的；這種行動往往是不自覺的，或者是偶然的。

這種第一次到達，雖然是不自覺的，但仍然是地理發現。在 16 世紀前半葉，有一羣西班牙人、其中也包括卡維斯·德·瓦卡，被印第安人所俘虜，並由一個部落押送到另一個部落，他們在幾年的過程中不自覺的遷移了很多地方，因而發現了北美大陸南部的廣大地區。在 19 世紀後半葉澳地利海船的海員在新地島為浮冰所阻，因而被迫於 1872—1873 年向北漂浮，發現了法蘭士約瑟夫地。

在許多地理發現中均可遇到偶然性的成分，尤其是在第一次到達那些從前所不知道的島嶼時更為常見。但是往往一些遠離大陸的島嶼的發現卻不是偶然的，而是依據航海實踐或當時地理科學的成就進行推測的結果發現的。例如在 15 世紀葡萄牙人根據鳥雀飛行的方向而發現了大西洋上的一些島嶼。又如在 19—20 世紀時在北冰洋中曾發現了許多島嶼，而這些島嶼的地理位置是早已為俄羅斯北海地理學者所確定了的。

一般說來，在發現大陸的過程中偶然性並沒有多大的作用。關於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似乎是偶然發現的典型例子這一點，將在本書後面第 3 章中詳細談到。但是澳洲和南極大陸的發現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堅

持不懈的多次探尋“南大陸”的結果。在第一次到達未知大陸或羣島的某一部分以後，進一步進行發現的過程則決定於幾乎不帶偶然性的許多因素：海岸綫及山脈的方向、洋流、河流河口部分的大小和性質等等，在人類居住的陸地上還包括有土人的直接指引。

地理發現的概念，僅指第一次到達新的、從前所不知道的地表的一部分。但是在这里每一個作者必定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地球的這一部分對誰說來是從前所不知道的——是對整个人類（無人居住的陸地區域或誰也未曾到過的大洋的某一部分）而言，或僅僅是對一切文明民族，甚至僅僅是對某一部分文明民族而言。

所謂“野人”和“蠻族”（無文字的民族）到達無人居住的陸地或進行首次航海，對於研究原始文化的歷史學家說來無疑是很有意義的。歷史學家們依據他們所選用的術語，有時也將下述情況稱之為“發現”；例如有人談到新西蘭土人部落起初“發現”了新西蘭，而後又“發現”了南大洋的一些小島（查塔姆羣島等），也有人談到馬來亞部落“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北非部落（關奇人）“發現”了加納利羣島等等。但是大多數歷史學者在經過慎重考慮以後都運用着另外一個術語：他們並不把這種第一次到達視為地理發現，而僅僅把它看作是處於社會發展低級階段的人羣遷移的一種形式。

例如現在有一些內容豐富而極為有趣的書籍，談論到史前時期人羣可能自東北亞向美洲各地區遷移的情況；也談論到太平洋諸島上移民定居的一般過程，尤其是關於玻里尼西亞人的移民及其他等等。但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默認，所謂地理發現應理解為任一文明民族第一次到達①該民族或其他文明民族皆不知道的地區。

某些作者，如赫特納，還提出了補充條件：要求該開化民族“用文字寫下自己對於這些地方的認識，並將其流傳給他們的後代”。這種條件是不能被接受的。將有關發現的知識“傳授給後代”的必要性，顯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能了解，為什麼對於發現一定要求有書面文獻，而排斥那些也能使人信服的歷史證據——建築紀念物、墳墓及其他考古文

① 或者如像某些認為必須給這一術語下一定義的地理學者和歷史學者所表述的那樣，是“第一次熟悉”從前所不知道的地區。

物(当然要除開那些非開化民族——中介人可能帶來的東西)呢?例如1940—1941年蘇聯海員在台麥爾半島(在法德杰亞島和西姆斯灣)發現了一些帆船的破片、俄羅斯古物、數百個15—16世紀的俄羅斯錢幣和幾十個17世紀的錢幣,這些出土古物是令人信服的証據,它証明俄羅斯人在17世紀初25年中即已發現了和繞過了亞洲的最北端,但是關於這一偉大的發現却並未保存有文字上的証據。

在資產階級的作者中經常遇到另外一種限制條件:他們認為地理發現僅僅是指歐洲人對任何一個非歐洲地區的第一次熟悉。這樣就不僅從他們的歷史中勾掉了屬於其他“文明人羣”的民族的地理發現,甚至還把印度和中國這樣一些文明古國也包括在歐洲人所發現的地區之中。關於這種歷史可用著名的地理學者梭潘的話來說:“由於虛榮心使我們將這種歷史稱為‘世界史’,但是它僅僅只涉及到人類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在整個地理發現史中應當包括任一開化民族第一次到達某一未開化地區或無人居住的地區,而並不包括各個不同開化民族彼此的相互了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應當從地理發現史中去掉一切歐洲人去印度和中國的旅行、中國人去其他亞洲文明國家的旅行以及其他等等。

在古代和中世紀時,舊大陸上主要的文化發源地皆為未開化的原始部族居住的廣大地區所隔開。地理發現史的任務之一,就是研究過去如何通過了這些中間地區,如何在海上或陸上建立了舊大陸上各文化發源地之間的直接聯繫。

決不能說,瓦斯哥·達·伽馬“發現了”印度。但是,即使他在著名的航行時期中連非洲東部任何地區也不曾發現,可是這次航行仍然應列入偉大發現史中,因為由於這次航行的結果建立了文明的歐洲和文明的印度之間直接而經常的海上聯繫。

這裡我們所談的是關於一個長期過程的最終階段,即關於由歐洲到印度的南方直通航路的探尋。十分明顯,在地理發現史中也應包括該過程前所經過的一切階段,即由航海家亨利太子的第一批探險隊直到好望角的發現。在發現史中同樣也應包括通過其他的、北方的道路來建立文明的歐洲與東亞各文明國家之間直接而經常的聯繫的更為長期

(許多世紀)的過程,即所謂東北航路和西北航路的探尋及發現。

(二) 地理發現史資料的選擇

所謂地理發現應理解為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人物第一次到達陸地或水面的任一部分：

(1)大陸或大陸區域、地區、個別地方、低地和高原、山脈和個別山嶺、山口和山峯、半島、地峽、海角、羣島和個別大小島嶼；

(2)任何一個“海場”或“狹小水域”^①——大洋及其各部分、海、海灣、海港、海峽；

(3)任何內陸水——湖泊、大河及其由上游至河口的每一支流。

十分明顯，任何一本有關地理發現史的著作都不可能包括上面所列舉的全部材料。我們必須嚴格地和細心地選擇材料，同時在進行這種選擇時應當牢記米哈伊爾·瓦西里也維奇·羅蒙諾索夫的指示，即“欲書一切細節，勢必需時數千載”。

當然，材料的選擇決定於一個主要原則，即作者的目標和實際情況——著作預計的篇幅。

本書的目的在於說明世界自然地圖的正確概念是怎樣形成的，亦即如何確定了：

(1)各大洋之間的聯繫(世界大洋的存在)及每一大洋大概的面積；

(2)各大陸的輪廓，以及各個半島和邊緣諸海的輪廓；

(3)各大陸大概的面積；

(4)各大陸之間或每一大陸各部分之間的聯繫(主要航路的開辟)；

(5)能對每一陸塊(半島除外)表面作極概括說明的地形基本特征：最重要的山脈、山麓、高原、低地、內流區域；

(6)各大湖的地理位置和輪廓：里海、鹹海及其它一切面積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

(7)在歐洲長達1,000公里以上、在其它各洲長達1,500公里以

^① “海場”(“Морской театр”)或“狹小水域”(“Акватория”)——面積較狹小的水面(類似陸地上的某一區域)。——譯者

上的重要河流的流向和流域；

(8)面積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最重要的羣島和島嶼——北冰洋中和歐洲邊緣諸海中的大陸羣島及島嶼的位置和面積；面積在5,000平方公里的其它大陸島嶼的位置和面積；大洋羣島或个别面積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島嶼的位置和面積。

由於本書篇幅所限在上述(5)一(8)點中所提出的条件当然不是完全固定的；因为当一些較小河流和島嶼的發現史与各个重要地理發現的進程直接有關時，这中間就必然会有出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哥倫布在1492年10月12日發現瓜納哈尼小島^①，而这一天就是發現美洲的日期。

此外，本書尚包括有關到达地球兩點——北極和南極——的各个主要階段的闡述。

(三) 發現史的分期

地理發現从远古時代起，即为一切文明民族在各个歷史時代中不断地完成着。但是根据我們現有的歷史知識水平还很难确定、实际上也不可能确定一个准确的地理發現年代順序。有時我們僅能确定，在那一世紀完成了某一著名的地理發現，而有時只能指出這一發現是在公元前那一千年內。在利用有關古代發現的材料時，例如有關歐洲發現的材料時，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本書將地理發現史的全部材料划分为下列各个時期：

古代時期——包括由舊世界各文明古國的產生到民族大遷移。民族大遷移在舊世界的西方引起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在東方則引起了中國帝國的暫時崩潰及中國文化中心自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這一時期包括古代各開化民族在東亞、亞洲中部、南亞及西亞、北非、南歐、西歐、中歐及部分東歐地區對舊世界的廣大區域(古代文化發源地以外地區)的發現，對除開北冰洋水域的舊世界邊緣諸海的發現。

中世紀分为三个時期。

① 瓜納哈尼島：即哥倫布所稱的聖薩瓦多爾島，最初當地土人將該島稱作瓜納哈尼。

——譯者

地理大發現時期以前的中世紀——開始於民族大遷移時期（5世紀）。這一時期包括有：與諾曼人大洋航行有關的發現，10—14世紀阿拉伯人的旅行，在13—15世紀建立了歐洲、東亞及南亞之間陸上直接聯繫的歐洲人的旅行（馬可孛羅、阿法納西·尼基丁等人），16世紀前俄羅斯人在歐洲北部和亞洲西北部的發現，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地區的發現直到好望角的發現。

大發現時代——整個時代在本書中由15世紀末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葉，同時還可分為兩個時期：

西班牙—葡萄牙人時期——時間為15世紀末和整個16世紀。其中包括從哥倫布第一次探險（1492年）開始的美洲的發現；開始於瓦斯哥·達·伽馬的葡萄牙人去印度及東亞沿岸的航行；開始於麥哲倫第一次環球航行和結束於托列斯（1606年）探險的16世紀西班牙人的太平洋探險。

俄羅斯人及荷蘭人的發現時期——時間為16世紀末和17世紀中葉；這一時期包括：開始於叶爾馬克远征結束於杰日涅夫航行（1648年）的俄羅斯人對整個北亞的發現；荷蘭人在太平洋上的探險及澳洲的發現；英國人及法國人在北美的發現。

這一時期的地理發現與資本的原始積累及歐洲各民族特為活躍的殖民擴張有關。在本書有關各部分中將要敘述，歐洲人怎樣發現了穿過各大洋的道路，他們怎樣熟悉了亞非各海岸，怎樣發現了新大陸及各個重要的島嶼。這裡只談到各大陸的發現，而未談歐洲各列強對各大陸的瓜分。雖然如此，我們往往還是必須談到有關侵略的情況，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未知海岸和內陸地區的最早探測者總是軍人。例如西班牙的兵士在軍事远征中曾經發現了中美及南美的一些沿岸地區及內陸地區，而莫斯科的“軍役人員”則發現了北亞的許多地區。

最偉大的地理發現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與資本的原始積累歷史相聯系的。“在現實歷史上，被公認是由征服、壓迫、劫掠、殺戮，簡言之，由暴力起重大的作用”^①。在本書的有關部分中將要敘述，某些偉大的航海家和旅行家怎樣變成了征服者、奴役者和掠奪者，而某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902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些貪財之徒和海盜(奧赫達、巴爾波亞、畢薩羅及其他等人)又如何完成了偉大的發現。

原始積累的主要要素是：“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正在開始的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非洲被轉化為商業性黑人獵奪場所”^①。在本書的許多頁中都對這些“牧歌式的過程”進行了敘述。

新時期——這一時期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有關，它由 17 世紀中葉開始直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止。這一時期中包括有：俄羅斯人在太平洋北部各地區(堪察加、阿拉斯加)、北冰洋及亞洲北部(大北方探險隊等)的發現；18 世紀後半葉英國人在太平洋上的發現(科克的探險等)；俄羅斯人在亞洲中部的發現(普爾熱瓦爾斯基等)；由於帝國主義時代歐洲人的殖民擴張活動而完成的非洲及澳洲內部各地區的發現等；南極大陸的發現——由 19 世紀初俄羅斯人的探險開始直到抵達南極；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北極探險。

最新時期——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到現在，這一時期的特征是蘇聯北極附近地區的發現和探測的發展。

本書共分 3 卷。第 1 卷包括古代和直到大發現時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時期為止的中世紀(1—3 時期)的一切開化民族所完成的地理發現的歷史概述。

在第 2 卷及第 3 卷中包括：俄羅斯人及荷蘭人的發現時期，新時期及最新時期。

(摘譯自 И. П. 馬格道維奇“地理發現史概論”，1949 年版)

“古代地理學史”序言

А. Б. 季特瑪爾

伯明翰大學教授、湯姆遜所著“古代地理學史”的俄譯本，是根據 1948 年劍橋版譯出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 948—949 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該書所包括的地理知識發展階段是从古代科学达到繁荣以前的各个古代文明民族：埃及、亞述—巴比倫、腓尼基、巴勒斯坦、中國和印度的原始地理概念起，直到中世紀初科学衰落時期止，大約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6—7世紀。

關於古代地理學的書籍，無論是俄文的或者是外國文的都出版了很多。在許多專門論述中，對於古代地理學史的某些時期（主要是對希臘和羅馬）和某些地理學問題都進行了研究。但是關於古代地理學史的綜合性著作却很少。

湯姆遜的這本書就是一本綜合性的著作，並且要比19世紀末所出版的俄譯本的К·李戴爾“地理學史”、А·洪保德的“宇宙”和К·維依列的“地表研究史”提供了更廣泛的和更新的材料。應當指出：雖然他們對古代史料進行了寶貴的分析，但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卻存在着許多陳腐的東西，自然，這些著作也就不能反映出最近幾十年來對古代地理學史問題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

在現代有關闡述古代地理學問題的資產階級作者的著作中，湯姆遜的這本書具有許多優點。這本書的優點首先在於湯姆遜與其他作者、例如Д·Ж·貝開爾^①不同，他不僅試圖對旅行和探測史、即地理視野擴展史進行研究，同時還研究了地理理論的發展，或者更正確一點說，研究了自然地理概念的發展。

湯姆遜不僅引用了有關古代地理學的、而且还引用了有關古代民族文化史的許多原始資料和著述，提供了大量的實際材料。湯姆遜在許多地方引用了俄國作者如В·В·巴爾托里德、В·О·克留切夫斯基、П·К·科茲洛夫等的著作。湯姆遜從英譯本中了解了他們。

蘇聯地理學家、中學教師和廣大的讀者對地理科學史的興趣是逐漸增長的。這種現象可由地理科學在我國所佔的地位來解釋。地理科學不僅研究自然條件，而且還要規劃出在國民經濟中利用自然法則的途徑。

關於這門科學的內容和任務是一個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因為在

^① Д·Ж·貝開爾“地理發現與地理探測史”，外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順便提及，該書對古地理學問題的闡述所佔篇幅僅有1章（22頁）。

帝國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家們日益猖狂地把地理學變成為反動的地緣政治學進行辯護的輔助工具。

我們聯想起革命前、特別是 19 世紀後半叶，俄國地理學思潮的最偉大的代表們（例如 Д·Н·阿努欽、А·А·克魯別爾），他們捍衛着地理科學的獨立性，尖銳地批評了把地理學看作是從其他學科（地球物理學、地質學、氣候學等）所獲知識的混合體或單純看作是這些學科的附屬物的許多外國地理學者的立場。俄國地理學家在這個論戰中始終注意着科學的發展史，並且指出，地理學的內容只要對地理學的歷史發展途徑進行研究後即可得到確定。

在地理學史中，古代世界地理學發展的時期有着特殊的意義，因為就在那時已經發現了和認識了地理科學的許多規律。並在這個時期中奠定了進一步發展地理學的基礎。

湯姆遜的“古代地理學史”一書共有十二章，可以把它分成 6 篇。在第 1 篇中（第 1 章）是講述遠古民族的地理概念；第 2 篇包括第 2 章和第 3 章，講述早期的和“古典”希臘的地理學的發展；第 3 篇包括第 4 章和第 5 章，闡述希臘文化時期的地理學；第 4 篇包括第 6 章和第 7 章，這兩章是敘述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地理概念；第 5 篇是研究羅馬帝國時期地理學的發展問題（第 8、9、10 和 11 章）；最後，第 6 篇，包括第 12 章，這一章是描述羅馬帝國主義衰落時期和中世紀初期的科學狀況。

在包括古代世界各民族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每篇中，作者首先對當時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地理知識加以概述，而後對地理學理論予以研究。本書的這種結構就証明了作者是把地理學認識的發展與地理視野的擴大結合起來了。

作者詳盡地描述了馬其頓亞歷山大、凱撒及古代世界其他統帥們的遠征，並且也分析了旅行家—漢諾、斐薩亞士、希羅多德等的旅行路線。同時，湯姆遜指出了在古代史的各個時期中人們所了解的世界範圍，並指出了那些當時只有着模糊和虛幻的認識的一些地區，然後又研究了所有這一切在地圖上的反映。作者特別注意於一些最重要的貿易路線的研究，例如“絲道”，正是沿着這條道路，有關遙遠的中國的最初的知識傳播到西方一些民族中去，而有關西方一些國家的知識又從這